



不知何时,母亲变得愈加唠叨,起先我还倾听,渐渐,便不耐烦,对话也常龃龉。关于这方面,我妹妹倒是比我拿捏自如,尽管她居住在大老远的日本东京。

一次,我在东京妹妹的家,有天晚上母亲提出要QQ视频聊,折腾了半天发现摄像头出了故障,于是只能用音频聊了。妹妹戴上耳机,与母亲通话,却未放下手头正在做的公司账本,真是神了,她居然可以一心两用。大概半个小时的通话,只听见她哼啊哈啊的并不曾说些什么。完了,我问她妈讲些什么,她说没听仔细,大概就是些家里琐事吧。而后妹妹经验之谈,说老妈讲话用不着正儿八经听,一定要你回答的问题,她会嗓音高八度,用重复的语句提示你,其余的基本可以忽略。我听了不禁为老妈感到悲哀,讲了介许多,这妮子根本就当回事,想来是老妈不在现场的缘故。

然而,我这妹子还真没有阳奉阴违,去年八月,她来沪住我家,回日本的前一天,父母赶来与她话别。一进门,母亲就兴高采烈地说,今朝我要和阿尼头(老二的意思)多说话。妹妹正在打点行李,手头忙活着,老妈说老妈的,她依然是哼啊哈啊敷衍着,在我看来就是心不在焉,问题是老妈木知木觉,还是高兴头的样子。阳台上的蝈蝈一声一声叫得欢,和着老妈没有标点符号的絮叨,渐渐的,居然将阿尼头讲得歪在沙发上睡着了。此时的我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餐,老妈又过来找上了我,我说,妈,你已经把阿尼头讲睡着了,可千万不能

听唠叨

周珂银

再把我讲睡着了,我还要做饭呐。此言一出,老妈不乐意了,说,我就是把阿尼头讲睡着了,她也没说什么,我还没同你讲,你已经说要睡着了。还想解释些什么,老妈却说,不同你讲了。说完便扭转身子气咻咻地离开了。噢,她讲话,阿尼头睡觉,她都不计较,我不过是一句话,她就恼了,老妈的脾气还真不可理喻。

过些日子,去探望父母,心里想好,无论怎么唠叨都由着她,不要惹她不开心。进了屋,母亲递上一杯热茶,掀开茶盖头就像打开她的话痨,这时我才感觉,最好也像妹妹那样,手上有个什么活计可以分散注意力,否则,只好认认真真地听。这一听问题就来了,发现老妈话题越扯越远,说过N次的事情又重复提起,于是忍不住要扯回话题,或是纠正一些说法。几个回合,又把老人家惹毛了,说,阿尼头还能听我说话,你老是拿话来堵我。我一听也来气了,索性点穿道,你以为妹妹在听,她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母亲不作声了,须臾,她一声轻叹,我怎么会不清楚,你们都忙各自的,我也没啥能力了,还能对你们有要求吗?听了,不禁心头一颤,原来母亲什么都明白,孩子在母亲面前的一切把戏都被她看穿,尽管她老了弱了,母亲只是用装糊涂来迁就和宽容她的孩子,而我们却自以为聪明。

记得读过一则长寿要诀:女性和男性的一大差别便是爱唠叨,尤其是老年女性,更善于倾诉,倾诉过程中有助于缓解情绪郁闷,越是愿意倾诉的女性通常寿命越长,母亲已八十岁了,若是唠叨有利于老人健康长寿,那么做儿女的多听听唠叨,也是一种孝顺吧。

在杭州,我容易想起一个人,他就是自称“行云流水一孤僧”的苏曼殊。有些人,在字里行间隔世相逢,却是入眼便入了心,再也不能相忘。

小时候,走在雨中,想起的总是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——心里把僧人志南骂个臭死,心说您真是没被冻惨过。如今走在西湖细雨中,想起的却总是苏曼殊的“春雨楼头尺八箫,何时归看浙江潮。芒鞋破钵无人识,踏过樱花第几桥。”

想他一袭僧衣,飘零四海,形如断鸿,柳亚子说他最穷苦潦倒的时候只能拥衾抗饿。然而,任这俗世待他再凉薄,都未损其潇洒行止,赤子心肠,这样的情性中人是深深景仰顾念的。

苏曼殊对杭州也是特别有感情的,他在杭州时,住在当时的白云禅院,有《往西湖白云禅院》七绝一首:“白云深处拥雷峰,几树寒梅带雪红。霏霏垂垂浑入定,庵前潭影落疏钟。”

这么丑的雷峰新塔,还没有白娘子(还我童年!),所谓的雷峰夕照也不好看。可是因为苏曼殊,就有了不同的情味。

是因为他这首诗,我才经年住在汪庄。苏曼殊身世崎岖,自幼被家族所弃,成长过程中饱受人情冷暖,世态炎凉。1903年他在广东惠州出家为僧。官方说法是耐不住青灯黄卷的寂寞(我猜想主要是嘴馋,汉传寺庙生活太清苦,没有他爱吃的烟卷、朱古力糖、牛肉等等高端零食……这对一

个吃货来讲简直不能忍。)他乘师父下山之机,偷了已故师兄的度牒和师父的两角银元,下山云游去了。

虽然出家为僧,苏曼殊骨子里,至死都是传统寒士狂生的秉性和做派,得意时纵酒狂歌,失意时萎靡颓废。我总记得他那句:“无端狂笑无端哭,纵有欢肠已成冰。”虽然名士做派,心思却叫人肝肠寸断。一袭袈裟,只不过是随身的行囊,是他给自己安的身份,借以存身,割裂前身。

这样也好。空门中少了一个有口无心的和尚,天地间多了一位锦心绣口的诗僧。苏曼殊是这样妙的人,浪迹红尘,耽于青楼,频繁出入花街柳巷,看似

比普通人还放荡不羁,却也能自守比丘戒。他诗中绮丽如斯,我却从不怀疑他戒体清静。

一度,苏曼殊对一位艺妓动了真情,与她也有一夕共枕之缘,却一宿相安无事。他诗集中许多令人心碎的句子:“我已袈裟全湿透,那堪重听割鸡箏。”“袈裟点点疑瘦瓣,半是脂痕半泪痕。”“九年前壁成空相,持锡归来海昏脚。”“还脚一钵无情泪,恨不相逢未剃时。”——隐隐写得都是这段情事。

红尘恹恹,往往相伴一程之后,我们只能挥手目送爱人离开,然后,藏人于忆,藏泪于心。

万般过眼成空,有你经过便不同。佛经中有个故事,是关于阿难尊者的。他爱上一个女子,佛陀问他,你有多爱她?尊者回答说:“我愿化身石桥,受五百年风

由于食安问题严重,台北的朋友圈流行起Feed Ourselves,喂自己行动,最明显的是大家开始带便当(饭盒)上班,而且将完成的便当菜色贴上网,彼此参考学习。拿我来说,大约十年前起已经是便当一族,算了算,家里有七个饭盒,日本式的、中国式的、中国式做月子式的——哈哈,坐月子式有三层,下层较大,装汤,中层是饭上层是菜,拎起来出门,活像牛肉面店外送的。

便当是种不同于外食享受,小学三年级的上学期我念私立小学,中饭吃学校的食堂,明明伙食不错,但怎么吃都同一个味道,没感觉。下学期转回市立的小学,得自己带便当,家里穷,大多时候靠枚荷包蛋撑蛋白质的场面,每星期一属于老妈的爱护心,由排骨挂帅。老妈南京人,排骨腌过后用煎的,肉厚味香,这天我一定迫不及待等中午的到来,然



腊月街市(摄影)徐渭明作

吹,五百年日晒,五百年雨打,但求这少女从桥上走过。”

受戒是必须要守的,不守就是犯戒,而还俗退戒是被允许的,只要根本戒不失,再受亦可。所以尊者曾七次还俗,最终还是证得正等正觉。

如果不曾沉迷,谈何解脱?不曾深情,谈何慈悲?心若无情,了悟大道又有何用?

后来,苏曼殊因不遵医嘱,病中偷食糖炒栗子(肯定还有别的),贪嘴而死,也算是吃货中的先烈。他嗜好吃糖,以及各种零

早已废弃的“十三层选矿场”。早期的冶矿作业分为采、选、冶、炼四个过程,十三层遗址便是为处理矿砂生产粗铜的选矿场而建。原日治时期的选矿设施早已拆除,但仍留有选场基座、废弃炼金工厂等设施,其

九份游踪

叶国威

特殊地理位置及层层相叠的建筑形貌,在葱茏的山间,显得格外的荒凉,凝视间似见峭壁下天空之城的雄伟。沿山还有一长条废烟道,号称世界上最长,绵延数公里宛如黑龙盘山而上,翻到另一山头,但这黑龙早已老了,早已平和得无一点烟火气息。然在遗址旁的黄金瀑布,水声依旧潺潺自远而近入耳。黄金瀑布因水流过本山六坑及长仁五番坑矿区与黄铁

便当里的爱

张国立

后“气势磅礴”地打开便当盖,嘿嘿,光彩的一日。

四年级时转来一个女孩,她的个子很高,起码一米六,比我们成熟很多,听说辍学两年,也就是比我们大两岁。她的人好,像姐姐似的,不过每到中午吃饭的时候,她总躲到教室角落,吃饭不打开便当盒盖,而是打开一条缝,筷子伸进去夹出一撮饭送进口,又阖紧盖子。她的举动引起大家的好奇,班上最皮的阿猴某天挪着小步子偷偷接近她身后,突然掀开她的便当盒盖。

残酷真实展现在我们面前,塞得满满的饭,仅中间摆了几片酱菜。她抢回盖子,抱起便当,跑到操场树下下一个劲地哭。阿猴闯祸了,其实每个见到她便当内容的同学都闯祸,一群男生不知如何收拾,是

一位女同学先捧起自己的便当走去树下,随即另两个女同学跟去。远远的,我见她们都打开便当盖,分吃彼此的菜,三个女生甚至夹起酱菜,吃出满脸笑容。

便当有种说不出的魔力,和去学校餐厅吃鱼丸汤与米粉不同,和去学校外面吃阳春面更不同,到底是什么魔力呢?

几年后我懂了,便当是母亲做的,当四个女生在树下分吃彼此的饭菜时,分到不同母亲的味道,吃进不同家庭的感情。

啊,关于那位年长的女同学,之后总和其他女同学一起吃便当,不再隐藏她的酱菜,可惜升五年级她又辍学。有天我们仍在上课,见到她背后背幼

小的弟弟,两手各牵一个妹妹,由于家里的孩子多,她父母不让她继续念书,要她在家带弟弟。那天见到的不仅是对教室的怀念,更有与同学一起吃便当的渴望吧。

小学不用功,初中联考成绩差,我进了夜间部,下午五点上课,晚上九点半放学。我妈得上班,于是替我准备两个便当,一个中午吃,一个晚上吃。十三岁的少年正值发育期,

我又迷上篮球,明明四点上课,我两点已到学校,先打两个小时球再进教室,因此十二点

在家吃完一个便当,下午四点上课时再躲着老师吃掉另一个,等六点半的晚餐时间,我没便当了,偏偏依旧饿,靠一只汤匙吃遍班上其他四五十个便当。我的理论是,每人分我一起,他们不会因此俄挂,我则可能因此胀死。

吃别人的便当乐趣多呀,首先,生长在南京籍父母的家里,从没吃过台湾菜,从同学的便当,吃到了,尤其难忘的台式切成小薄片用红糟炖煮的红烧肉,还有最下饭的白菜卤。也学起山东同学吃大饼大葱的豪迈劲。有时教英文的漂亮女老师来教室与我们一起吃,她常会提起筷子叫:“张国立,来,老师分你一点。”

她的便当最没味道,好像跟她为保持身材有关,不过,嘿嘿,吃得我心里暖暖的。

近些年带便当,当然是老婆做的,与当年老妈做的相比,另一种享受。

上个月,台北秋高气爽,老婆中午忽然做了两个便当,她说:“我们到公园里去吃。”

公园就在家门前,我们坐在银杏树下的长椅上,嗯,颇有野餐的感觉。我说,再有杯咖啡,更好。我上楼回家冲了咖啡,用保温壶装,咖啡配蛋卷炸鸡便当,蓝天配黄澄澄的树叶,心情配人生。便当,如此这般。

再久一点,际遇再好一点,写本论吃的专著,当不输于唐鲁孙。他死后,经南社社友柳亚子等人的努力,葬他于西湖孤山北麓西泠桥畔,与苏小小相伴为邻。当时的上海《新闻报》副刊登了一篇《谒诗僧曼殊上人墓》:“诗囊酒袋走天涯,文字姻缘处出家。寻得名山寄遗蜕,半依名士半名花。”倒是对他一生恰如其分的归纳。

青山溪洞云朵像永不迟暮的美人,陪伴着才子孤僧。闭目思之,埋骨杭州是最适合他的。

礁岩,沿与草坡接壤处,有小径通向岬角高处,这是从前驻防巡逻往来的路径,如今虽已撤防,但在山坡高处,碉堡依旧屹立于海风中坚守岗位。面海的岬角有大片的蕈状岩,岩面呈蜂窝状,蕈状岩中间瘦狭,头顶似蜂窝,一柱柱的插植于岩面,拔地而起,与野柳的地质景观像极。临海悬崖岬角右方峭壁有一巨大的海蚀拱门,洞高十余米,海蚀拱门细长弯曲的石块则酷似大象的长鼻伸向崖下海中汲水,蔚为奇观,这就是享有盛名的“象鼻岩”。

在海蚀拱门岩顶危坐,眼前湛蓝碧海,远眺基隆屿,风起云涛惊裂岸,张手承风,可忘世虑,飘飘欲仙。

回程时沿途滨海公路而走,车窗摇下,海风扑面,浪涛拍岸飞雪,轰隆有声,这路这景常予错觉,以为在镰仓去江之岛的海滨公路上,青春岁月里的“灌篮高手”主题曲乍然响起。



七夕会

赏心乐事

朋友如到台北来,我自然成了他们驻点的向导,九份山城更是非去不可的地方。常为了多玩多勾留,早出晚归,是游历无数的总结。山城近午便车水马龙,人声鼎沸,一直要到近半夜一切消停后,山路没有人车喧闹,路灯盏盏昏黄如渔火,始有明月复照草虫唧唧之幽谧祥和。或是在清晨朝日始出,晨光曦微,人行影疏时特别宁静。看近山远海,眺望基隆屿,有时朝阳透过云层,曙光一束直照,更似蓬莱方丈。在屋檐上的猫儿惺惺昏昏,如春恋昨夜绮梦。竖崎路是一条绵长的石级,当拾级而上,便可到有名的阿柑姨芋圆店,品尝地道的红心地瓜芋圆甜汤,还可临窗远望,山城美景尽收眼底。或拾级而下,“阿妹茶楼”定能让你驻足,她是“神隐少女”汤婆婆汤

